

## 儒家思想中“天命情结”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基于体验心理学的文本诠释

吕仁慧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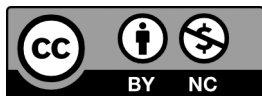
**摘要** | “天命”不仅是儒家哲学的本体论范畴，更是深植于中国文化集体潜意识中的核心心理情结。本文基于体验心理学视角，系统考察儒家心理思想中“天命情结”的构念内涵、动力机制及其文化价值。研究首先通过对《论语》《孟子》等古籍的文本分析，辨析了儒家思想中“天”作为原型性意象蕴含的自然、命运主宰与道德等多重属性，以及“命”作为边界意识的心理功能。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天命情结”对人的心理影响：形成一种基于神圣使命感的“受护佑信念”；塑造了“惜生而不畏死”的辩证生死观；为个体应对困境提供了“天降大任”式的认知应对图式；使个体在无外界监督的条件下保持道德自律。最后，本文提出了儒家思想中的天命思想资源的当代心理学转化路径：在实证研究方面，探索儒家天命情结对心理韧性、乐观、生命意义感等积极心理品质的路径贡献，并结合内隐联想测验（IAT）等范式对儒家天命思想下的生死决策进行实证诠释；在临床应用方面，探索将儒家天命思想与文化心理治疗深度整合的途径，开发契合中国人心灵结构的意义治疗体系。对于精神分析等源自西方的心理治疗流派，需要带着文化视角审视个体的症状与防御，将个体放置于其所属的文化母体中，主动激活并利用天命感等传统心理文化资源，实现与中国文化的深度整合与治愈。

**关键词** | 儒家心理学；体验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天命；天命情结；意义治疗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在东西方文化心理学的比较视野中，尤其是在其宗教传统中，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核心心理动力源自“罪恶感”与“救赎”，那么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则由“天命”与“修身”所支撑。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远非简单的宿命论（Fatalism）所能概括，而是一种涵盖了宇宙论、道德论与存在论的复杂心理系统。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生命全感，到孟子“立命”的主体性确立，这一概念早已内化为中国士大夫乃至普通民

众深层的心理结构。

心理学家荣格（C.G. Jung）曾提出“情结”（complex）是潜意识中由核心观念、强烈情感及相关意象凝结而成的心理丛结，它能持续、有力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荣格，2011）。从文化心理学视角看，在中国人的心理世界里，由“天命”引发的情感和观念正是这样一个统摄了道德动力、命运归因与存在意义的核心情结。它为解决“我为何而来”“我该如何存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FRF-TP-25-051。

作者简介：吕仁慧，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心理学现代转化、中国心理学方法论、心理咨询与治疗。

文章引用：吕仁慧. (2026). 儒家思想中“天命情结”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基于体验心理学的文本诠释. *中国心理学前沿*, 8(2), 164-169.

<https://doi.org/10.35534/pc.0802026>

在”和“由何去”的根本性焦虑。近年来随着本土心理学兴起，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现代人心理健康的保护性作用（Hwang, 2012）。然而，既往研究多侧重于“面子”“孝道”“人情”“报恩”等社会互动层面的概念（杨国枢, 2004；翟学伟, 2023），对儒家文化中统摄生命终极意义的“天命”缺乏系统性的心理学解构。中国传统心理思想并非纯哲学思辨的预设概念，而是基于亲身体证的体验性经验，本文试图跳出纯哲学的注疏，采用体验心理学（Experiential Psychology）的视角（刘昌, 2021, 2022），基于对经典古籍的文本分析，并结合研究者的亲身体验，阐释儒家文化下“天命情结”的心理内涵，并探讨其如何通过使命感确立、生死焦虑缓解及逆境应对机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

## 1 “天命”的心理内涵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天”不仅是形而上的哲学本体，也是一个原型性的心理意象（Archetypal Image），其在不同语境下所指涉的心理内涵呈现出不同侧重。仅在《论语》中，“天”这一概念的出场，就呈现出多重象征的意涵。孔子曾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的“天”映射为一个稳定、有序且充满生机的自然之天。它不言不语，却以“四时行”和“百物生”展示了宇宙的节律。“天”也可以表现为主宰之天，接近于命运的不可抗力。当孔子的弟子夏慨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时，“天”更接近于那个无法随人意志转移、深奥莫测的命运主宰。有时，“天”被赋予了道德与审判的属性，是一个具有道德良知、行使生杀予夺权力的公正审判者。《论语·八佾》中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说法，表明天是道德法则的终极监督者。这种心理意象使得儒家士人在独处时仍保持“慎独”，因为内心深处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审视者。而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感叹“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此时的“天”成了个体精神追求的无条件理解者。孔子确信天能默然明察其心志。这种“天人相知”的心理体验，极大地缓解了个体的存在性孤独。在儒家思想中，与“天”的超越性相对应的是“命”，其往往指向个体生存的现实条件与限制性边界，是个体无法选择的先天条件与遭遇。孔子在谈及伯牛患病时感叹：“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这里的“命”指向了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必然性。在心理层面，承认“命”的存在是对全能自恋（Omnipotent Narcissism）的一种修正，它让人意识到个体意志的局限性。

进而，“天命”并非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外在超越力量与内在主体性的交汇。《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揭示了儒家思想下天命的心理发生机制：选择遵循上天赋予的本性

生活最契于道。人要想达成天命，则需受教修道，去认识自己的道德本性。因此，“知天命”在心理学意义上，相当于一种超越了个体层面的“自我实现”，它并非单纯为了满足个人之雄心壮志，而是为了实现宇宙秩序在个体身上的投射。

从文化心理学来看，当“天”“命”及“天命”内化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认知图式时，这一整套观念便从外在的经典文本，转化为内在的、活生生的心理现实，成为驱动情感、塑造态度、指引行为的深层心理动力。这种由对“天命”的自觉体认、情感认同与使命担当所凝结成的、持续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动力性结构，即构成了本文所探讨的“天命情结”。以下将具体阐述这一情结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核心影响。

## 2 天命情结对中国文化的心理影响

### 2.1 天命情结下的使命感：“天生德于予”

天命情结对中国文化下的人格发展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它赋予了个体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当个体意识到自身存在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偶然，而是承载着“天”的意志时，自我实现便不再简单是“成为我自己”，也是在完成上天和宇宙赋予的使命。这种心理机制导致了个体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关于生死的心理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反映便是“受护佑信念”。

从心理学视角看，所谓“受护佑”，是一种超越经验逻辑的、但极具适应价值的信念：相信自己不会轻易被伤害或死去，乃是因为感受到自身担负着一个比自身生命更大的任务。因为心愿重大，而自我是心愿的代言人，所以认为自身会受到上天无条件的眷佑庇护。《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面临宋国司马桓魋的追杀，弟子惊慌劝逃，孔子却淡然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认为，既然上天赋予了他重建礼乐的德行（使命），那么在使命完成之前，区区一个桓魋是无法违背天意来伤害他的。孔子深信“天”将道德与文化的使命赋予了自己，任何外在暴力都无法真正摧毁他。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过合浦》的记载：一次苏东坡乘船遇险，连续大雨，桥梁损坏，到处都是汪洋一片。黑夜困于大海，天水相连，满天繁星，东坡起身四处环顾，不禁感叹自己屡屡遇险。但他想到自己撰写的《书》《易》《论语》注解都随身携带，而世上还没有这些书的其他版本。东坡抚摸着这些书叹息说：“上天一定不会让这些著作就此消失，我们一定能平安渡过，‘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

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这种“受护佑信念”的本质，可归结为“神圣化”（Sanctification）过程。根据心理学家帕加门特（2007）的理论，神圣化是指个体将特定的生命目标或责任视为具有神圣意义的过程，这能为个

体提供极强的心理韧性与存在安全感。在本土心理学框架下，这体现了“大我”对“小我”的统合（Hwang, 2012）：当个体感悟到自己是文化道统延续的一部分时，个体的生死恐惧便被宇宙层面的使命延续感所超越。孔子和苏轼的这种深层自信，源于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传承斯文”的文化天命，这种使命感构成了历代儒家士人应对逆境时强大的心理资源。

## 2.2 天命情结下的生死观：惜生不畏死

在天命情结的影响下，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生死观：惜生而不畏死。一方面，儒家思想主张“惜生”。孟子认为，一个真正懂得“天命”的人，不会故意站在危险的墙下面。如果你尽到了做人的本分而死，那是“正命”；但如果你因为鲁莽、犯罪被处死（桎梏死），那就不是上天的本意（非命）（“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死于“非命”——即死于无意义的意外、鲁莽的冒险或法律的惩戒——被视为对生命潜能的极大浪费，更是对“天命”委任的亵渎。从心理学视角看，这种避险行为并非出于原始的生存恐惧，其深层逻辑在于：个体将生命视为实现文化天命与家庭责任的必要资本，在使命尚未完成前，保全生命即是保全道统。

惜生的另一面是不畏死亡。君子是不惧死亡而死的，这被称为“正命”。孟子清晰地界定了两种死亡：因犯罪受刑或无谓冒险而死，是“非正命”，是可耻的；而为了践行道义而死，是“正命”，是天命的圆满。正因为有了“正命”的追求，君子把求道放在第一位，有时甚至可以表现出舍生忘死的“大勇”，体现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唐代诗人杜甫作为深受儒家影响的文人，在给即将回朝做宰相的好友严武写诗时劝告：“君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这句诗直白地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一旦身居高位，肩负天下之重任（天命），在危机时刻就不能吝惜自己的性命。可见，儒家在生死问题上既非盲目的贪生，也非消极的避死。在这种“惜生而不畏死”的态度背后，实质上是个体对天命的深层接纳与敬畏。

## 2.3 天命情结下的苦难观：“曾益其所不能”

天命情结也形塑了中国文化中应对苦难的独特心理策略。儒家文化并不试图消解痛苦的客观存在，而是通过重新界定痛苦的本质，将其转化为意志的磨炼。这种机制可被视为意义中心应对的深度实践，从而在苦难中连接到积极的情感和心理资源（Folkman, 2008）。孟子那段脍炙人口的论述是这种应对机制的最佳注解：“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段话包含了

一个完整的心理转化过程：首先是归因，将当前的痛苦归因于“天”的有意安排，而非随机的厄运；其次是赋予意义，苦难的目的是为了“降大任”；最后是效能提升，苦难的结果是增强了心理韧性（动心忍性）和能力。这种“儒家式应对”将外在的逆境内化为自我修行的阶梯，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在逆境中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再如，司马迁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古代历史学家，在《报任安书》中，通过追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等先贤事迹，完成了对苦难的升华叙事。这种应对方式将个体的屈辱感内化为超越时空的使命感，使得心理韧性在极端的社会孤立中得以重建。

综上所述，儒家式的苦难应对将外在在逆境转化为自我修行的阶梯，这种根植于天命情结的转化能力，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在面对长期、群体性或毁灭性逆境时的心理弹性。

## 2.4 天命情结下的道德感：天命之谓性

在天命情结的影响下，中国人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信仰形态。在某些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中，上帝被视为外在于人的绝对他者，人需要通过祈祷和救赎来接近上帝。而传统儒家文化下的天命信仰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有神论的信仰形态，它更侧重于“天”这一意象在集体潜意识中被不断传承（吕仁慧, 2016）。对于深谙儒家思想的个体而言，天命情结中的“天”虽然具有神圣性，但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神灵，而是通过“性”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打通了天与人的隔阂。中国人不需要通过教堂或牧师来连接天命，而是通过“尽心”“知性”来“知天”。这种信仰形态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既有宗教般的虔诚与敬畏（敬天），又极富人文主义的主体精神（修身）。这种信仰不是为了死后进入天堂，而是为了在现世中实现道德的圆满，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境界。天命情结让中国人在没有制度化宗教强力约束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数千年的道德自律与文化传承。

## 3 天命思想的心理学研究现状及设想

鉴于天命思想在中国文化心理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天命情结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将其转化为现代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构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测量工具开发和文化心理机制的实证研究，以及临床应用三个方面展开。

### 3.1 开展基于天命信念的实证研究

首先，围绕儒家心理学的天命思想，亟需开发标准化量表。尽管景怀斌（2006）以及李廷睿、侯玉波（2012）分别开发过不同版本的儒家式应对量表，并涉及了对“命”或“天命”的关注，但其内涵多侧重于强调“不可抗拒之命”的宿命维度。这与本研究所探讨的

具有积极能动色彩、富有道德使命感的“天命情结”有所交叠，但本质上仍存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应致力于编制专门的中国文化天命情结量表，实证检验其是否反映本研究在诠释时所提出的神圣化归因（使命感）、被保护信念与道德自觉等核心维度。

其次，以中国被试为样本，进一步实证诠释天命情结作为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机制。例如，可以通过路径分析进一步量化天命信念对其他积极心理品质（如心理韧性、生命意义感）的逻辑贡献；也可以采用实验法验证“受保护信念”对不确定性压力的调节机制，考察在压力情境下，激活个体的“天命感”是否能诱发积极的“受保护感”，进而显著降低压力水平；还可以开展基于“正命”观的生死决策实证诠释，以本文分析为理论基础提出假设，结合内隐联想测验（IAT）等方法，考察“高天命情结”个体是否在“非正命”（无意义风险）情境下具有更强的避险倾向，而在“正命”（道德使命）情境下则展现出更高的死亡接纳度。

### 3.2 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

#### 3.2.1 发展基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意义疗法”

作为中国文化集体潜意识中的核心积极资源，以“天命”为枢纽的儒家生命意义观，在本体论层面回应了人类对意义感、宇宙公正、自我实现、利他行为、归属感及道德自主性的深层心理需求（Chou, 2025）。在当前社会语境下，面对“空心病”所折射的存在主义危机、极端竞争（内卷）导致的自我异化，以及个体成长中的原生家庭创伤等精神压力，天命思想不仅能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认知框架，更在临床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咨询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干预前景。东振明（2025）创立的体悟治疗就融合了儒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作为一种功夫取向的心理咨询方法，其核心是通过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来增强其心理健康水平，而最高境界直指“天人”，也就是个人担当起天地宇宙的使命。未来心理干预可更多进行此方面探索，例如儒家往往借助“大人”“圣贤”等人物原型意象来启动对天命的感知。使用意象是中国本土心理学治疗流派意象对话的擅长（苑媛等，2025；周烁方，朱建军，2022），可以研究“天命”心理意象的表征，通过启动和调用此类意象来提升处于神经症心理发育水平个体的心理健康。再如，将维克多·弗兰克的意义疗法与孟子式的“大任天命观”深度整合，构建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支持体系。咨询师可运用“天将降大任”的认知图式进行认知重构，来帮助经历重大挫折（如失业、患病、丧亲）的来访者。

#### 3.2.2 提升精神分析的文化适应性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西方疗法，精神分析在当代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心理热”以来中国疗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Wang, 2024）。尽管其经典理论在解释人类

普遍的本能与防御机制上极具效力，但在临床实践中，源于西方语境的个体主义倾向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集体潜意识之间，始终存在着本体论层面的张力（Zhong, 2011）。

天命情结为源于西方的精神分析提供了关键的适应性补充。在传统西方语境下，超我（Superego）往往扮演着压抑性的、严厉的监督者角色，是个体焦虑的主要来源。然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天命”作为一种“内在超越”的意志，可被重构为一种“神圣化的理想自我”（Sanctified Ideal Self）。在干预过程中，通过激活来访者的天命感，心理咨询师可以将注意力从负面的、惩罚性的超我焦虑，转向正向且具有感召力的道德动力。临床实践还可以引导来访者超越现实的客体，转而认同于“道统”或“天命”这一更高层级的、永恒的客体。这种认同能有效缓解个体在遭遇世俗社会排斥（如失业、社会评价降低）时的自我崩解感。此外，西方疗法通常强调个体的“自我边界”与“意志自由”，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过分强调孤立的意志有时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与无力感。天命情结通过将有限的生命嵌入宇宙的整体秩序，使个体在直面存在性孤独的同时，也感受到正在被“天”所镜映（Mirroring）。这种本体论层面的自体客体功能，能更深层地契合中国来访者的心理结构，提升治疗的文化契合度与依从性。

## 4 总结

综上所述，天命情结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核心基因。它不仅是一套哲学话语体系，更是蕴含着深厚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理调节机制。通过对天命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构建了一个自然规律与道德意志交织的宇宙图景。通过“内在超越”的路径，天命将微观的个体自我与宏观的宇宙秩序紧密相连：个体因承载神圣使命感，进而生发出“受上天护佑”的自信感；塑造了“惜生而不畏死”的生命自觉；发展出将苦难重构为“天降大任”的意义中心应对方式；在无外界他律的情形下依旧可以遵循道德行事的心性信仰。在当代社会，尽管传统文化仪式已渐行渐远，但天命思想作为一种深层叙事，依然潜移默化地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图式与行为逻辑。理解天命情结，不仅能引导我们深入中国古人的心灵世界，更为现代中国心理学建设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人主义视角、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中国智慧。

## 参考文献

- [1] 荣格. (2011). *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 (关群德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2] Hwang, K. K. (2012).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Springer.
- [3] 杨国枢. (2004).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出

- 版社。
- [4] 翟学伟. (2023).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 [5] 刘昌. (2021). 道的体验: 论作为体验心理学的中国传统心理学.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 66–74.
- [6] 刘昌. (2022). 论作为人文科学的体验心理学.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70–78.
- [7] 孔子. (2009). *论语*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 [8] 孟子. (2008). *孟子*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 [9] 子思. (2016). *中庸* (王国轩译注). 中华书局.
- [10] 苏轼. (2025). *东坡志林* (罗宁译注). 中华书局.
- [11] Pargament K I. (2007). *Spiritually integrated psychotherapy: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sacred*. Guilford Press.
- [12] Folkman S. (2008). The case for positive emotions in the stress process. *Anxiety, Stress, & Coping*, 21(1), 3–14.
- [13] 吕仁慧. (2016). *非病人——健康的意义*. 国防大学出版社.
- [14] 景怀斌. (2006). 儒家式应对思想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心理学报*, (1), 126–134.
- [15] 李廷睿, 侯玉波. (2012). 儒家式应对的心理结构及其验证.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11(3), 11–18.
- [16] Chou S C M. (2025). Ethical leaders' search for meaning: Ancient Confucian wisdom in modern East Asia. *Culture & Psychology*, 31(4), 1374–1402.
- [17] 东振明. (2025). *体悟人生, 让心灵自由穿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8] 周炼方, 朱建军. (2022). *东方苍穹下的心理与心灵: 意象对话与传统文化*. 知识产权出版社.
- [19] 苑媛, 朱建军, 余小霞. (2025). 基于中国智慧的意象对话心理学哲学实践. *中国心理学前沿*, 7(10), 1311–1317.
- [20] Wang X. (2024). A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Psychoanalysis as cultural object, epistemic culture, and therapeutic culture.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7(1), 168–184.
- [21] Zhong J. (2011). Working with Chinese patients: Are there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8(3), 218–226.

# The Complex of “Tianming” (Heavenly Mandate) in Confucian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A Textual Hermeneutics based on Experiential Psychology

Lyu Ren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Abstract:** Tianm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is not only an ontological category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but also a core cultural-psychological complex deeply rooted in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ti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dynamic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Tianming Complex” in Confucian thought. First, through a textual analysis of classical works such as the Analects and Mencius, this study distinguishes the multiple attributes of “Tian” (Heaven) as an archetypal image—encompassing natural laws, a sovereign will, and a moral source—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function of “Ming” (Fate/Mandate) as a boundary consciousnes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lucidates how the Tianming complex,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constructs a sense of existential security characterized by a “belief in being protected” driven by a sacred sense of mission. This complex shapes a dialectical outlook on life and death—“cherishing life without fearing death”—and provides individuals with a cognitive reappraisal schema of “trials from Heaven” when facing extreme adversity, demonstrating its autonomous moral function without recourse to theistic supervis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for the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Tianming resources. In term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t suggests exploring the path contribution of the Confucian Tianming complex to positive psychological traits such as resilience, optimism,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while employing paradigms like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to empirically interpret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life and dea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Tianming thought. In term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it explores ways to deeply integrate Confucian Tianming thought with cultural psychotherapy to develop an indigenous meaning therapy system that aligns with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Western psychotherapeutic modalities such as psychoanalysis, the paper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examining individual symptoms and defenses through a cultural lens, situating the individual within their cultural matrix, and actively activating and utilizing psycho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sense of Tianming to achieve profound integr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therapeutic healing.

**Key words:** Confucian psychology; Experiential psychology; Cultural psychology; Tianm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Tianming complex; Meaning therapy